

语文试卷中出现32次,历史试卷中出现26次

# 《史记》:高考最钟情的古代典籍

□古禾

## 高考语文试卷中的《史记》

据不完全统计,《史记》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大概出现了32次,考查的重点,基本都是人物传记;考查的形式,主要是作为文言文阅读材料出现,题目从实词、虚词到段落大意、人物形象,综合考查学生对于古文的理解和把握。以下篇章出镜率比较高:

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(1953年、1982年、1983年)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(1954年、1956年、1984年)、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(1980年)、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(1979年、1980年)、《史记·季布栾布列传》(1988年、2006年全国卷Ⅱ)、《史记·李将军列传》(2002年)、《史记·张丞相列传》(2004年)、福建卷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(2005年全国卷Ⅱ)、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(2006年福建卷)、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(2006年山东卷)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(2019年全国卷一)、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(2019年全国卷二)、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(2019年全国卷三)。

另外,2020年全国卷一作文题材料出自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,也是考查学生对于人物形象的理解的。考题如下:

阅读下面的材料,根据要求写作。(60分)

春秋时期,齐国的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夺君位,管仲和鲍叔分别辅助他们。管仲带兵阻击小白,用箭射中他的衣带钩,小白装死逃脱。后来小白即位为君,史称齐桓公。鲍叔对桓公说,要成就霸王之业,非管仲不可。于是桓公重用管仲,鲍叔甘居其下,终成一代霸业。后人称颂齐桓公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,为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孔子说“桓公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,管仲之力也。”司马迁说:“天下不多(称赞)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。”

班级计划举行读书会,围绕上述材料展开讨论。齐桓公、管仲和鲍叔三人,你对哪个感触最深?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考写一篇发言稿。

你当然可以任选一个人物展开你的思路,但如果正好读过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或“管鲍之交”,就很容易下笔千言了。

《管晏列传》是司马迁为齐国政治家管仲和晏婴所写的合传。写管仲时,司马迁对其政治业绩轻描淡写,而着意选取了“管鲍之交”这一逸事。文章开始即交代了管鲍交往的始末:即作文材料中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争夺君位,鲍叔牙对管仲的极力推荐。接着,文章借管仲之口道出鲍叔牙对他的知遇之恩:

“吾始困时,尝与鲍叔贾,分财利,多自与,鲍叔不以我为贪,知我贫也;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,鲍叔不以为我为愚,知时有利不利也。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,鲍叔不以为我不肖,知我不遭时也。吾尝三战三走,鲍叔不以为我为怯,知我有老母也。公子纠败,吾幽囚受辱,鲍叔不以为我为无耻,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。”

这段话传达出鲍叔牙对管仲的相知之深。简单来说就是,无论我管仲做的事在别人看来多么荒谬多么过分,鲍叔牙总能接纳、理解、允许我。因此管仲由衷发出“生我者父母,知我者鲍子”的慨叹。

从管鲍相知的角度来写,也很容易和司马迁共鸣,因为管鲍之情,即是司马迁一直渴求的惺惺相惜的知己之情。彼时,司马迁已惨遭李陵之祸,身受腐刑,“平生所交不为一言”,司马迁之所以略去管仲的丰功伟绩只记细枝末节,浓墨重彩写管鲍之交,只不过是借题发挥,来表达他的“一家之言”。这也是司马迁心

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。近年来,随着国家对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视,高考试题中传统文化的内容越来越多,传统经典的身影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考试卷中。去年高考语文试题中,全国甲卷和新高考I卷两份试卷的文言文阅读选段,都出自《战国策》。但要说到高考试题涉及最多的传统典籍,那当然非《史记》莫属。根据我们能搜到的试卷材料,从1952年开始,《史记》就几乎是每年的必考书目。



京剧《季子挂剑》剧照

中理想的人际关系准则,即《报任安书》所说的“士为知己者死,女为悦己者容”。无论君臣还是朋友,他期待“相逢意气为君饮,系马高楼垂柳边”的意气相投,他欣赏“报君黄金台上意,提携玉龙为君死”的慷慨悲壮。这也是人与人之间深刻的情感连接。

再比如《刺客列传》中,司马迁写了五个人,他最赞赏豫让,而豫让的为人处世准则就是:“臣事范、中行氏,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,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,国士遇我,我故国士报之。”这种为知己奋不顾身的准则令被刺杀对象赵襄子都“叹息而泣”……另一位刺客聂政,也是把严仲子视为知己,在自己的母亲死后,决心为严仲子报仇,说出“政将为知己者用”这样的话。

如果能旁征博引这些材料,你的作文就太厉害了。

## 高考历史试卷中的《史记》

根据能搜索到的材料(实际还要多),高考历史试卷中《史记》出现了26次。近几年文综历史加了“中外历史人物评说”的考题,分值更大。

比如2017年全国卷文综历史考查学生对于“季札”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。

季札的故事见于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,《吴太伯世家》记载了吴国从开国祖先吴太伯远避荆蛮到吴王夫差亡国的历史。对于吴国历代天室的更替,司马迁几乎都是一笔带过,甚至对阖闾、夫差等人,也没有着墨太多,唯独写季札的文字最多,尤其写他出使鲁国时对周朝音乐的点评,对每种类型的乐舞都可以娓娓道来,切中要害,正如材料所言“皆能一点评,得其精髓”。

季札不仅有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,政治嗅觉也高度敏锐。

季札出使齐国,劝说晏婴赶快交出封邑和官职,这样才能免于祸患。季札出使郑国,预测到子产将要执政,劝告他应以礼治国,否则郑国将要衰败。季札到达晋国,非常欣赏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,预言“韩、赵、魏将三分晋”。后来,这些预言都变成了现实。

最后后世称道的是季札挂剑的典故。正如材料所言,季札把宝剑赠给已经逝去的徐君,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:

“始吾心已许之,岂以死倍(背)吾心哉。”

这正是司马迁心心念念歌颂的人物,一旦对某件事下定决心,绝不反悔,宅心仁厚,一诺千金。所以最后他大加赞叹:“延陵季子之仁心,慕义无穷,见微而知清浊。呜呼,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!”

所以,如果读过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,这道历史题就很容易拿高分了。

再比如,2019年文综历史全国卷2材料题考到了“司马相如”。

在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中,司马迁简练记述了司马相如旅居梁国、娶卓文君、通西南夷等事,却不惜篇幅全文收录了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喻巴蜀檄》《难蜀父老》《上书谏猎》《哀二世赋》《大人赋》《封禅文》等八篇文章,使之成为《史记》中收录文章最多的篇目。这固然是因为司马迁对其文赋的喜爱,也充分表现出司马迁对于汉赋这种文学体裁的重视。正如材料所言,汉赋注重形式美,“叙事夸张,铺陈物象,句式整齐,文辞华丽,气势磅礴。”司马迁慧眼识珠,认识到汉赋独特的文学价值,这是他超前的文学观和审美观的体现。果不其然,在后世,汉赋成为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并称的“一代之文学”。这应该算是司马相如最大的历史贡献了吧。

当然,司马相如本人也是一位政治家,他曾受命出使西南夷,将其团结统一于大汉疆域,被称为“安边功臣”。所以,他本人也是汉朝大一统的积极参与者与忠实维护者。他在汉赋中对于大汉王朝气魄和声威的赞颂,也令人为之神往。

在最后的“太史公曰”中,司马迁还是相当客观地对司马相如作了评说:“相如虽多虚辞滥说,然其要归引之节俭,此与诗之风谏何异。”即一方面承认汉大赋的浮夸,一方面又认识到它的价值。

如此,上述材料中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

所以,把《史记》中这些人物传记读懂读通了,高考语文和历史试卷中最令人头疼又分值最高的题目就不用发愁了。一举两得,何乐而不为呢?

当然,我们的人生远比高考开阔多了。我们的人生更需要一遍一遍重读《史记》,对话那些动人心魄的人物,守望那些波澜壮阔的往事,总会找到我们自己的影子。

据“中华书局1912”公众号

□杨富华

在济南市商河县玉皇庙镇,有两个与隋炀帝杨广有着“不解之缘”的村庄——杨广坞与演武屯。相传杨广为征讨高句丽和扫平鲁北一带的匪患,曾在此地屯兵并修建烽火台和演武场,广募民众习武做骁勇之士。而此段史话在历代《商河县志》中并无记载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我们不妨先回到一千四百多年前,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去“挖一挖”。

据《隋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隋纪》等史料记载:隋仁寿四年(604年)七月,杨广正式继皇帝位。在位期间,曾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。第一次为大业八年(612年),征调士卒110多万集中于涿郡(今北京),水军集中于东莱(今山东莱州)。另调民夫二百万,以运送衣甲、粮食等。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,隋军虽攻至平壤附近,最后却大败而还。大业九年(613年),第二次进攻高句丽。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,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,隋炀帝仓皇撤军。大业十年(614年),第三次进攻高句丽。因国内农民起义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,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,杨广就此撤军。

三次进攻高句丽的战争,加之杨广滥用民力挖运河,在各地大修宫苑、离宫别馆等工程,使大量士兵、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,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,民不聊生,从而引发了山东乃至全国各地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——

大业七年(611年),山东邹平人王薄率先发动起义。在王薄的影响下,平原刘霸道在惠民领导十多万人反隋,陵县爆发了杜彦冰、王润带领的农民起义。大业九年正月,平原李德逸聚众数万,被称为“阿舅贼”,劫掠山东。二月,济北人韩进洛聚众数万为群盗。三月,济阳人孟海公起兵,众至数万。五月,济北人甄宝车聚众万余人,抢掠城镇村落……

由此可见,地处济北,邻近平原、惠民的商河县玉皇庙一带,当为备战高句丽和镇压起义军的前沿,隋炀帝在此屯兵并募民演武亦在情理之中。也许是忌惮于明清两代帝王对杨广之评价(朱元璋:“隋炀帝安兴师旅,徒慕虚名,自弊中土。载诸史册为后世讥”;清努尔哈赤:“从来国家之败亡也,皆骄纵所致耳”)所以历代编修《商河县志》的史官们故意隐瞒了这段历史。

往事越千年,关于隋炀帝杨广的功过是非历史早有定论。当年在商河县玉皇庙一带修建的演武场、烽火台亦不复存在,而当地民间习武的传统却从未中断过。如今,有一首歌谣仍在当地流传:“演武屯、演武演,杆子流星全都全。才节鞭、土节鞭、九节钢鞭带绳鞭,刀枪剑戟教个全……”为铭记这段历史,继续发扬“习武强身,保家卫国”的精神,演武屯村专门建立了一处“演武记忆馆”。

2018年笔者参与编修《玉皇庙镇志》时,曾与杨广坞村的多位老人进行座谈。据董士举老人介绍,杨广在本地屯兵演武的故事已流传千年,杨广坞村名也沿用至今从没更改过。当年筑建的烽火台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完全被削为平地。该烽火台与相隔40里的理合坞(现属德州市临邑县)遥相呼应,有一民谣至今仍在流传:“杨广传令理合听,招呼三声发大兵。”可见杨广在此屯兵并非一朝一日。

据老人们说,四十年前该村还出现过被称为“杨广城”的幻象,每逢正月初一清晨,站在村西南的某一高墙上向东北角望去,一座城池便浮于半空,城门、城墙乃至兵马行人清晰可见,直到东方发白天将亮才隐约散去(商河县境内素有七十二洼之称,此类“清水幻象”在历代《商河县志》上均有记载)。

## 隋炀帝杨广与商河的『不解之缘』